

农业机器站

古里雅希基著



农 业 机 器 站

保加利亞 古里雅希基著

馬 杏 城 譯

作 家 出 版 社

一 九 五 六 年 • 北 京

А. ГУЛЯШКИ
МТ СТАНЦИЯ

据 М. КАБАКЧИЕВА 和 Т. РУЗСКАЯ 俄译 «МТ СТАНЦИЯ»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ИНОСТРАНН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МОСКВА, 1952) 译著。

作家出版社出版

(北京东四头条胡同4号)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登记证出字第057号

外文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
书号 519 字数 285,000 开本 850×1168 耗 1/32 印张 $1\frac{7}{16}$ 插页 2

1956年10月北京第1版 1956年10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01—10000 册

· 定价(6) 1.10 元

俄譯本序

謝普圖諾夫

一九四四年九月九日，在苏联解放者軍隊的支援下，保加利亞人民推翻了万惡的法西斯統治，開始建設幸福自由的生活。現在，保加利亞人民正在堅定不移地循着加強以苏联為首的和民主陣營及建設社會主義的道路向前邁進，他們在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生活方面的偉大的改造，都反映到現代保加利亞的文學著作中。

保加利亞的作家們繼承着保泰夫、伐佐夫、斯米爾寧斯基和瓦普察羅夫^①的光榮的現實主義和民主傳統，和自己的人民一道，參加了新世界——社會主義世界的建設。

有關保加利亞農村中所發生的深刻的社會進展的作品，在現代保加利亞文學中占着主要地位。

在英明的保加利亞共產黨和人民政府的領導下，以及苏联集體農莊建設實例的鼓舞，保加利亞的農民已經踏上了農業社會主義改造的康莊大道。

^① 保泰夫（1848—1876）、斯米爾寧斯基（1898—1923）和瓦普察羅夫（1909—1942）是保加利亞的三大革命詩人。伐佐夫（1850—1921）是保加利亞的偉大的現實主義作家。

農業生產合作社的組成，招來了富農的凶惡反抗，他們力圖採取各種各樣的手段來阻礙新生活的順利建設。然而，不管這些剝削者怎樣地包藏禍心，怎樣地破壞生產合作社，農村勞動人民的強大運動終於掃除了自己的道路上的一切障礙。

為了在國內生產豐富的食品和工業原料，在保加利亞農業生產合作社里成長起來的農業突擊隊員和社會主義勞動英雄們貢獻出了自己的一切力量。

保加利亞農村中人民的思想意識和勞動態度，在為建設合作社、為提高農業各部門生產率而進行的鬥爭過程中已經有了徹底的改變。農業生產合作社變成了教育和組織新人——社會主義社會成員的學校。

年青的人民共和國建立了許多農業機器站，並且利用這個能夠促進和提高勞動生產率和進一步加強農業生產的農業機器站對生產合作社進行了巨大的幫助。

在揭露和闡明現代保加利亞農村中所有這些特殊的过程方面，安得列·古里雅希基的這部長篇小說——一九五〇年底在保加利亞出版的“農業機器站”^①——也作了一定的貢獻。

安得列·古里雅希基屬於保加利亞作家的青年一代。他最近的作品——長篇小說“農業機器站”——証實了作者是站在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道路上的。然而，古里雅希基並不是一步就跨到這條路上來的。關於他自己的經歷，他說：

“我屬於那些在反法西斯鬥爭的艱苦年月里，在黨的行列中鍛煉了自己的共產主義人生觀的作家之一。同時，我也是曾經長期服務於資產階級文藝理論和這個階級的墮落文學的許多作家之

① 俄譯本系根據一九五二年初的保加利亞文第二版譯出，並在出版時稍加刪節。——俄譯者。

一，为了摧毁資產階級，我們貢獻出了一切力量……只有在九月九日以后，我才开始从資產階級形式主义的影響下解放出來。这个解放說來并不是容易的……其中起决定性作用的首先是苏联文学……苏联作家的优秀作品把我的注意力引向生活，引向劳动人民的事業……”①

古里雅希基在他所著的長篇小說中，真实而尖銳地指出了農業合作社員所遭遇的困难，戳穿了階級敌人的陰謀（維德羅夫的富農力圖从内部瓦解年青的農業生產合作社），提供了共產黨員在新農村的建設中的領導和指導作用，叙述了保加利亞青年的英勇劳动和新的劳动态度。

叶甫斯达吉·巴甫洛夫——小說中的中心人物——是一个具有高度党性的、热爱自己事業的人。他用自己的模范事例、坚忍不拔的精神、热情和对公正的社会事業的信心把農業機器站和農業生產合作社的优秀人物团结在自己的周圍。他指出了農村黨組織的錯誤，协助黨組織書記伊里亞發覺了并且改正了这些錯誤，动员共產黨員為國家計劃而進行斗争。

巴甫洛夫不是孤單單的一个人。黨組織書記伊里亞、共產黨員斯达瑪特、女教师娜嘉、農業機器站旋工馬林、人民青年聯盟盟員叶尔嘉、米什加、哈拉蘭和農業生產合作社的其他成員、貧農和中農，都是满腔热忱地支持着農業機器站站長巴甫洛夫，并且戰勝了剝削和奴役人民的沒落集团的黑暗勢力。

小說中的共產黨員，是最忠实于自己人民，最热爱自己解放了的祖國的人。他們所以能够克服一切困难，批評自己的錯誤，取得勝利，主要是由于他們力圖按照保加利亞人民領袖季米特洛

① “保加利亞文學記事”，一九五一年第七——九期，第二十三頁——俄譯者。

夫所教導的那樣去工作。

古里雅希基寫出了保加利亞農村中的新人，描繪了他們在鬥爭和勞動中產生出來的真正友情的畫面，這股友情團結着他們并且引導着他們去建立功勛。

沒落集團的代表者以他們全副可怕的面貌出現在小說中的各個篇頁里。富農潘捷列和哈德日亞對人民民主制度充滿着憎恨和仇視，力圖阻礙保加利亞人民堅定不移地向社會主義邁進的行動。他們把自己的一切希望都寄托在英美帝國主義的武裝干涉和進行新的戰爭上，他們妄想新的戰爭能夠幫助他們挽回以往的勢力和政權。

如果說哈德日亞和潘捷列是公然以新社會的敵人姿態出現的，那末，潘捷列的妹夫多休·德拉干諾夫就是按照哈德日亞跟潘捷列的指使而進行活動的偽裝敵人和破壞者。他的活動目的是在於瓦解和消滅農業生產合作社。

古里雅希基以哈德日亞、潘捷列和多休的形象，巧妙地創造了描繪深刻的保加利亞勞動農民的階級敵人的肖像。

在小說中，作者除了指出保加利亞農村建設社會主義基礎方面的成就外，對某些領導者和個別黨組織的工作缺點也提出了尖銳的批評。譬如，縣農業機器站站長除了數目字和指標之外，看不到群眾，不關心幹部，對待國家大事一派官僚作風。上面所提到的小說里的人物伊里亞，在組織農業生產合作社的時候就犯了重大的錯誤。

這本反映現代保加利亞現實重要問題的文学作品“農業機器站”給作者帶來了應得的榮譽。

一九五一年，保加利亞人民共和國部長會議決定：授予長篇小說“農業機器站”的作者安得列·古里雅希基以季米特洛夫獎金

二等獎。

古里雅希基對這本書的寫作曾經這樣說：“在‘農業機器站’中的一切優點和可以肯定的方面，我都應該感激蘇聯文學所給予的影響。為了正確地實現我所承擔的教育任務……我學習了蘇聯文學的全部經驗，首先學習了‘磨刀石農莊’、‘被開墾的處女地’和‘遠離莫斯科的地方’。

“前兩本書教導我毫無顧慮地去描述我們農村中伴隨著新生活建設而來的困難，由階級鬥爭所引起的尖銳糾紛……阿扎耶夫^①的小說的影響，在我的內心里激起了一股願望：在我的書中重新創造目標明確的生活，英雄的勞動氣概和我們偉大時代的樂觀主義精神。”^②

儘管在小說和它的主題現實性方面有着許多優點，但還是存在着某些缺陷。作者在描寫現實方面，直到最後還沒有擺脫印象派的影響。這首先表現在對於揭露個別真實生活糾紛的不夠深入，表面地塑造了伊里亞和叶甫斯達吉的性格等方面。如果說農藝師叶甫斯達吉的形象是流於公式化，那末，維德羅夫黨組織書記的形象有時却存在着矛盾。女性人物中的叶莉薩維達——捷米爾的妻子、從前的女游擊隊員叶爾嘉，作者勾劃得很成功，而對於叶甫斯達吉的女朋友卡佳和女教師娜嘉的性格都僅勾勒了一個輪廓。

* * *

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二十日，保加利亞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總書記契爾文科夫在保加利亞共產黨第五次代表大會上的演說中指出

① 阿扎耶夫是“遠離莫斯科的地方”的作者。

② “保加利亞文學記事”，一九五一年第七——九期，第二十三頁。——俄譯者。

了保加利亞作家作品中的許多缺點。

契爾文科夫同志說：“我們人民所需要的是那些能够反映我們農村中新生活、反映伴隨着農村中建立農業生產合作社而產生的深刻變化、以及跟富農為首的偽裝的和多面派的敵人進行鬥爭的文藝作品……”^①

安得列·古里雅希基的長篇小說“農業機器站”是保加利亞作家初次響應保加利亞人民領袖號召的作品之一。蘇聯的讀者滿懷興趣地讀着這本真實地描寫保加利亞農村社會主義改造的書。

① 契爾文科夫著“季米特洛夫的道路”，一九五〇年版第五十六頁。——俄譯者。

目 次

俄譯本序(謝普圖諾夫作).....	1
第一部.....	1
第二部.....	234
第三部.....	282
尾聲.....	355

第 一 部

1

一九四七年秋天一个尋常的早晨，發生了一件事情，使農藝師叶甫斯达吉·巴甫洛夫的生活有了一个根本的改变。

早晨，巴甫洛夫办公室里的電話鈴执拗地、刺耳地响了起來。他剛拿起耳机，还没有放近耳朵，里面就已经嗡嗡地在响，这是那个成立不久的農業机器站管理局的处長的低沉粗糲的男低音。

“我馬上就來！”叶甫斯达吉答应后就放下了耳机。

他的助手是一个年輕小伙子，頭髮梳得雪亮，小鬍子拈得細細的，好像一根綫，正在他办公桌旁边站着。

叶甫斯达吉默默地搖了搖頭，笑了一笑，直直地凝視着助手的眼睛。助手的臉刮得光光的，身上散發着廉價香水的气味。

“您的任务执行得很不好，”叶甫斯达吉說，把几張打字机打的报告交还給他。“您这几份报告，光是說：这兒螺絲不够用，那兒零件不够用，——您簡直是在創作一篇我們拖拉机站缺乏东西的悲慘的中篇小說。可是，在那兒工作的人員呢，您却一个字也沒有提，在您看來，他們就像根本不存在一样……”

助手窘得一个勁兒地搔着他那圓圓的双下巴。

“……这些人是怎样把工作組織起來的，他們对待合作社和單干農民的态度怎样——这一切，在您的报告里却一个字沒有提……这样办事是不成的！”

“对不起，”助手生气了，“我已經引証了許多事实。而且这些事实都在。”

“可是您却忘記了一件小小的事实，”叶甫斯达吉又微微地笑了笑，“就是忘了群众。您为什么要以客观原因做借口來掩飾工作中的缺点呢？”

助手沒有作声。

“請您把農業机器站的各个領導人的鑑定准备好，”叶甫斯达吉吩咐道，“至于工具問題——您就造一份清單交給供应科好了。”

他在办公桌上拿起了筆記本，就匆匆地走出房間。

* * *

別特林斯基处長的办公室里陰沉沉的寂靜無声。窗外惱人的秋雨像穿过篩子似地落着，一道一道的雨水慢悠悠地在玻璃上往下淌。

处长身材高大，臉色黝黑，体格和他办公室里其他的人一样的魁梧。他向叶甫斯达吉点了点头，就又聚精会神地繼續批閱面前的那些公事。

他不时地用紅鉛筆在某一个字或某一个句子下面加着重点，然后深深地嘆一口气，不以为然地摇摇头髮剪得很短的腦袋。

叶甫斯达吉踱到窗前，往湿漉漉的窗戶外面凝視了一会。对面房子里，一个上了年紀的妇女，穿着睡衣，正在收拾床鋪。一个矮胖的男人，穿着襯衣和背心，衣袖卷到胳膊肘上，在那兒刮

臉。这个男人踮着脚尖，眼睛睜得圓圓的，照着挂在窗戶插銷上的鏡子，一會兒鼓起這一面臉頰，一會兒又鼓起那一面臉頰。保險刀的刀片大概已經相當的鈍，胖子常常把眉頭一皺，現出疼痛的樣子。

末了，別特林斯基終於站了起來，邁着輕輕的、無聲無息的步子朝叶甫斯達吉身邊走去。這種輕輕的步伐，對這個身材高大，壯健得像一株橡樹一樣的人說來，確是一件奇怪的事。

“您干嗎站着呢，巴甫洛夫同志？”叶甫斯達吉聽見他在背後用低沉的男低音說話，便轉過身來。

別特林斯基挽住了叶甫斯達吉的胳膊，領着他向辦公桌走去；他毫不費力地把一只沉重的皮轉椅推到他的硬木椅子旁邊，按了一下台灯的开关。綠色灯罩下驟然亮起了燈光，地毯上的花紋被燈光一照，顯得很是鮮艷。房間也似乎變得溫暖了一些，舒適了一些。

“喏，老實說，您已經在罵我了吧？啊？對不對？”別特林斯基一面收拾桌子上的文件，一面微笑着說，“毫無辦法，為了要跟您多談談，就得先把日常的事務搞完。”

“要跟您多談談……”——這對於一向忙得不可開交的處長說來，的確是件了不起的事。叶甫斯達吉抬起頭來，驚奇地凝視着他。

“要是我們的人都能簡單明了地把自己的意見說出來，”別特林斯基抽了几口烟又說：“那麼我們的工作就可以節省出好幾千個工作小時。您想像得出嗎，巴甫洛夫同志？”

“我可從來也沒有這樣考慮過。”

“我却时常这样在想……您瞧，比方就拿这份报告來說吧！”他用指頭敲了一下桌子。“簡直是廢話，廢話，廢話！你要想抓住事

情的本質，就非得用鎚子把這些廢話給鎚掉不可！”

叶甫斯达吉想起了他的助手，不由得微笑起來。別特林斯基接着說：

“一年到头，我得鎚掉成噸的誰也不需要的廢話。如果把它們堆在一起，那麼，地理學家就不得不在地圖上畫上一座新的山嶺了。”他不慌不忙地把那支還沒有抽完的紙烟在玻璃烟灰碟里揉滅了，從桌子旁邊站了起來，雙手往上衣口袋里一插，便開始邁着輕輕的、几乎是小孩子一樣的步伐，在房間里踱着。

“大學里的情况怎么样？”別特林斯基在窗戶跟前停住，眼睛望着街道問道。隨後他又立刻改用“你”來稱呼他：“大概維斯曼跟莫爾干這兩個伙伴在圍攻着你吧，啊？”

叶甫斯达吉業余時間還在大學選種系工作。

“是的，事情很難搞，”叶甫斯达吉嘆了口氣說，“我們有幾個科學家，其中甚至还有共產黨員，直到今天還不承認蘇聯米丘林和李森科的成就。”

“是的，”別特林斯基說，“這種兩眼戴着眼罩的人物常常還會碰得到的。不過，這種人在蘇聯已經剩下很少了；那裡的保守派生物學者一個鐘頭一個鐘頭地在喪失着地位。譬如，從前有一次我在基輔附近的一個實驗站上工作。實驗站上年輕的初級科學研究員都是米丘林工作者，而高級的却自稱摩爾根^①派學者。但是最後的結果怎樣呢？結果是：實驗；米丘林式的實驗結束了這場爭論。年輕人培植的小麥不僅具有珍貴的新品質，而且還把它的優秀品質順利地遺傳給它的下一代。因此，老年人認了錯，並且還給李森科寫了信。”

^① 摩爾根（1866—1945），美國資產階級生物學家。

“实验是基本的东西，”叶甫斯达吉叹了口气说，深思地向桌子上面挂着的米丘林像瞥了一眼。

“对呀，问题就是在于实验！”别特林斯基又微笑了，“可是，在大学里那一平方公尺的种植面积上，你究竟种了些什么呢？那一点东西又能说服谁呢？”

“那么说，我应该又着手等待吗？”叶甫斯达吉皱了皱眉头说。

“我们有我们的党，它正在密切地注意着苏联科学的成就。党对我们的科学家说：‘喂，最亲爱的人们，把你们的表跟苏联同志的表对准吧，你们的慢了。’让敌人滚蛋吧！时间的机器一定会把他们从道路上扫除掉的！小说里不就是这样写过的吗？伟大的改造时代就要来到了，叶甫斯达吉。你要记住，为科学的繁荣创造条件的，正是我们这些具有实际经验的工作者，这是我们的基本义务。我们，也只有我们才能够把米丘林的学说在我们的田野上实现！”

叶甫斯达吉微笑着。别特林斯基又接下去说：

“但是这种学说只有在卓越的社会主义农业条件下才能获得成果。”

“谁能说不是呢？”叶甫斯达吉烦躁起来。

“你别忙！”别特林斯基把手往上一举说，“让我先把话说完。我们应当把我们所有的最强的力量放到创建那种集体的、社会主义的农业上去。”

别特林斯基点了一支烟，又在桌子旁边坐下来。

“叶甫斯达吉，这几天我曾经多方面地考虑过你的工作问题。我要是一旦被调到另外的工作岗位上去，那你就得坐到这张桌子上来了。你将要看报告，向各处发出指示，委派各区的农艺师，办公事……这当然是需要的，而且还是责任重大的工作，不

过……”別特林斯基微笑着，“有些人把这种工作叫做事务工作。但是，你知道，我們共產黨員却是这么說的：根本的問題，是在于能够正确地使用干部。”

他向叶甫斯达吉悶悶不乐的臉上瞥了一眼，爽朗地哈哈大笑起來。

“你現在究竟算什么農藝師，叶甫斯达吉？你不断地在公文堆里憔悴下去，可是你总共才不过三十歲呀！”

“您究竟打算給我什么建議？”叶甫斯达吉費力地喘了口气問。

“新鮮空气！”別特林斯基答道。

“新鮮空气，那我從來也不躲避它。現在我沒有能够常常呼吸到——那也不是我的錯。”叶甫斯达吉說話的声音非常平靜，虽然他已經清楚地了解到：他的生活剎那間就要有变化了。他感覺到，他手里那根划着了要点烟的火柴怎样地在手指中間顫动，但是他終於抑制住了自己，用認真的口气強調着說：

“別特林斯基同志，我是党的战士。党派我到哪里，我就到哪里去工作，我决不吝惜我的精力……”

別特林斯基打断了他的話說：“我已經說過，問題的关键就在于能够正确地使用干部。目前的这件事是要你尽量地运用你所有的科学知識，貢獻你所有的能力。你最好去鍛煉鍛煉，充实充实自己，就是所謂去接触接触生活的源泉。”

处长从桌子旁站了起來，走到窗前，向街道上瞧了一会，然后說：

“叶甫斯达吉，我們并不是偶然地做出这个决定的。你看，你不断地讀書，热中于生物科学的討論，坚信米丘林—李森科的偉大唯物主义学說的勝利。你常常到附近的農業生產合作社和國營農場去，熟識它們的工作，并且还作筆記。这就是說，你並沒有

死板板地对待你的專業知識。党是热爱这样的人的，党願意幫助他們成为新生活的真正創造者。”

他把他的沉重的大手親切地放在叶甫斯达吉的肩膀上，接下去說：

“当有些人开始在公文堆里憔悴的时候，我們就讓他們去医治医治。或者照書本上的話來說，就是：放在生產的大鍋里煮上一煮。他們將在那里鍛煉，充实，成为一个剛毅的真正的优秀人物。”

叶甫斯达吉已經理解到別特林斯基的意圖是什么，他不由得暗暗好笑，然后用一本正經的語調問：

“您打算把我派到哪兒去，請問？”

“請問……”別特林斯基在心里重复了一遍，看了看叶甫斯达吉。他看人的那副神情，就跟一位老教师看他心爱的学生突然在課堂上淘气起來的时候一样。他說：

“听我說，叶甫斯达吉。我相信，將來你回來的时候，你的这种知識份子的說話習慣就会消声匿迹了。”

他接着就轉过身去，在办公桌上上面牆上挂着的那幅保加利亞地圖上，指了指东北角一片淺綠色的平原。

“多布魯查嗎？”叶甫斯达吉皺着眉头問。

“对，你到多布魯查去……那里是一片肥沃丰饒的土地。”

他們靜默了。

雨点还繼續在敲打着窗戶。別特林斯基按了一下台灯的开关，于是綠色的灯罩便暗然無光了，地毯上花紋的彩色也随着頓時消失，房間又顯得陰沉沉的，令人覺得不舒適了。

“巴甫洛夫同志，”处长用他慣常的嚴肅而又低沉的音調說，“您被任为多布魯查的維德羅夫村農業机器站的領導人……那是